









今天演講的題目，與各位所學頗為契合，最近我的幾個演講題目，主題都是不出此範圍，這是我對一句話的感想而來的。「生命誠可貴，愛情價亦高，若為自由故，兩者皆可拋。」就其價值來看，似乎生命是最不重要的，其次是愛情，當然最可貴的，是自由。

此次周令飛由一位台灣的小姐帶來，證明了此三者，由於他們選擇了台灣而能並得。現在談到我們的主题三者之間的關係。

首先談生命。這個問題由宗教家來說較為合適，生命往那裏去？生命分成了幾個層次，而生物生命是最低的。人在生物中，肉體是脆弱的，敵不過六福村中的野獸，也禁不起自陽明山下的一跳的撞擊，人生命的價值應該不是只建立在生物生命當中。

在形而下的社會，是求功名利祿的社會，這是人之常情，追求名利是奮鬥的很重要動機，但人類的眼光若只放在形而下的層次中，則很容易迷失。如選舉中爭取的是什麼？但有人甚至探賄選的手段，而最後即使他當選了，經過十幾二十年後，所追求的名又在哪裏？顯然人類的生命不只有形而下的名利，應還有些別的形式而上的東西。拿虎標萬金油的老闆為例：他現在在新加坡還有一個紀念公園，生前他有一個銀行在印鈔票，又有一個工廠和報社，可是他臨死前他只交待了兩件事：1.赤身裸體的進棺木。2.兩手空空的自棺木中伸出。即令他能賺再多的錢，也只是空手而去。

再來就宇宙談談。西方是時空二分的宇宙論，定於一時、一地來看。標準的以成敗論英雄，這樣的精神表現於運動場上最為顯著，中國人的宇宙論是時空合一的，從歷史上可看出開疆拓土的英雄，並不一定算是英雄，如衛青、霍去病者，其地位不如岳飛、文天祥、史可法、鄭成功，中國人論英雄，是以其在歷史之地位而論。

曾有一對父子對話：子問父曰：「人可能長生不老嗎？」父曰：「可能。若有長生不老藥。」子則對曰：「非也，人從未死過。」即人一直是子孫綿延不斷，文化、思想亦代代相傳，活了幾千年。

人有自殺的權利嗎？從生命的角度看，是可以的，但從另一個角度看，一個人不單是負擔自己的生物生命，亦代表著人類幾千年文明文化在內，人所擁有的，是人類的一部份生命，當然沒有扼殺此一生命的權利。

人談到生命，不僅只是生物生命，還有歷史，人若不能有所經驗，那便是向歷史交了白卷，能夠「想當年」便是生命

經驗的累積，人的生存，便是對生命的真正追求，假若你今天只剩七天的生命，各人有各人的做法，也代表了各人不同的追求。若將其擴充，七天、七十天、七年、七十年其意義是相同的，該善用每一天的日子。人應該如何來善用生命？這亦是宗教家的課題，若把死亡當作過程，也許不怕死。但若將其當一個終點又如何？自歷史的角度看，則更應善用現有的日子。

在二十年前，台灣一條人命只值三斗米（四十二斤）幾百塊錢，現在呢？最少也有三十萬元，但在大陸上只有二千多萬元，人命的價值隨時空不同而在，在沒有國家保障的空中上萬的難民，他們的生命又值多少？在沒有日本人的玩弄中被殘害活著要幹什麼？就是要在能幹什麼的環境中才能有生命活著的價值，我們不能成為「商女不知亡國恨，隔江猶唱後庭花。」之商女，我不反對大學生跳舞，但是如果大家沈迷在其中，那就是不好了。今天我們能如此充分的享受，是在台灣這種條件下才能，而這個社會是許許多多人的力量造成的，我們不可重蹈民國三十八年的覆轍，一羣大學生，吃的是政府的公糧，却拿了牌子要反政府，要向延安，今天他們該認清了事實，正如「苦戀」中所顯示的，有許多人開專欄寫愛情，談談到愛情，今天在報章雜誌上，有許多開專欄寫愛情，談談到愛情，是永遠談不完的，男孩與女孩的戰爭永遠也寫不完，但完了，也就沒有人類了。

愛情的終結即是婚姻，一般人在彼此認識時，是在對方身上找到與自身相同的，但自熱戀的雙方或婚姻美滿的夫妻來看，則是彼此在尋找己身所缺之的，這從相同到互補，是很微妙的，愛情有時是殘酷而無情。

人們在追求時，往往會對未來抱持一美好的幻想，但往往落實在一個現實的生活中，人生必須將那一層幻想揭開，而找尋互補。

人與人間的相處，尤其是夫妻間，有幾件事要做到：1.要做到一個自我接納的人，人必須面對現實的接納自己、接納生活的環境，人不要埋怨，上帝給人的都差不多，所以必須接納自身的人文環境、生理條件。在產房的外面，可以很明確的看見衆生相。人的不平等即在此表現無遺，人的身高體重是天生自然的，不要奢求去改變，人只有自身抱持愉快，才能找到愉快的伴侶，能接納自己，才是成熟的表現。2.要接納你的另一半，能喜歡對方是因為對方有優點才能接納，兩個人相互接受是個很困難的過程。人很自私的，只願意接納對方的優點，而忽略對方的缺點，要能包容對方之所有，也不要想到要去感化他，這是不可能的。3.人人不滿意、人人能接受，由於接納了他的全部，愛情生活即成爲如此，我們不滿意與不接受的距離是很遠的，但人們往往把它們拉在一起，而產生問題。將此落實在政治上，亦可以此兩句話來包容。

愛情的生活除了卿卿我我的生活外，尚有一些別的東西存在，林覺民的「與妻訣別書」中，明知他如此的決定，將使其妻守寡，其子成孤，但他犧牲了愛情去成全更多的愛情，

亂世中的烽火兒女情是一種悲劇，今天我們能愉快的過著「愛情、文憑、牛仔褲」的生活，自然不要「星星、月亮、太陽」。

自由，誰都會講，自由是一個政治哲學問題，什麼叫自由，可看以下一段，在很擠的公車上，有人抽煙，若有人勸告，將有兩種答案，一是立刻熄掉，一是「這是我的自由」，但別人亦有不吸他煙味的自由，所以自由應該想到別人的存在，自由是不受限制，但這只是外在的，應考慮到別人的存在，不同的個體，面對相同的刺激會有不同的感受，故講到自由，不但與別人的關係，還要講到與自己的關係，那就是「道德」，當與自身利益衝突時，道德之立足點在哪？才是重要的課題。人很多時候，在利益、道德衝突時便產生矛盾，才是自由的選擇，這是內在的層次，「我偏要幹什麼，却可選擇不幹什麼。」自由是讓我們獲得幸福的工具，幸福是人生的幸福嗎？可是人若只追求幸福，則是一件很可怕的事，狗在主人輝煌騰達的時候，狗跟著他，主人潦倒時還是跟著他，但人跟著國家時則否，不可否認的，他在追求幸福，但這只是他自己的幸福，每一個人都要盡其在我，不可忽視責任，那幸福才會落實，今天很多人做了國家建設的逃兵，這些人就是只追求自身的幸福而忘了國家的責任。

人真正的幸福、真正的自由在國家不能遭受真正的傷害的情況下才有保障，才是真正的幸福、自由。

周令飛與張純華的結合，爲什麼他們要做那麼一個痛苦的選擇？因爲他們看清了，只有選擇中華民國，才有三者的保障，不需要在此三者中做一選擇，這三個東西完全的保有，那我們就需保有一個真正屬於我們的環境，我們的國家，我們願意做一個能保有現有的環境，我們若有更大的胸襟抱負，便要讓全中國人都能有此三者的享受，不需去做一個選擇，這是今天一個知識青年所應有的胸襟抱負。

問：愛情、生命、自由三者衝突時，該以何者爲重？  
答：這是個人價值觀的問題，沒有定論，視個人的不同而選擇不同。

問：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人遇挫折該如何？  
答：人一定要面臨挫折，各有不同的反應，有的採自我防衛，有的直接發洩（生理），有的會壓抑下來，有的將之昇華，有的則加以轉化，這此辦法基本上只是將之掩蓋，問題仍然存在，最好的辦法就是去解決這個挫折，而不是反應挫折。

問：人都有煽動的自由，有好的一面、有壞的一面，他們的觀點對不對？  
答：煽動本身不具自由性，這點需要知道的，講話是上帝賦予人的能力，西方人說知識是力量，但此力量是中性的，而中國人則將知識當利器，可以「殺、救、防」是一個「士」，如何去善用它？

有的人口才很好，但却用來反政府，還自以爲是真理，這就錯了，我們的演講不但要贏得掌聲，還要贏得歷史，能夠自己負責，每個人都要善用自己的表達能力。

漢民、東雄、宗倫學社提供